湖海新聞夷堅續志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五

後集

道門

二李犹獄

宋寶祐甲辰間眉山楊仲謹守郴州時宜章縣境內有兩李長脚一李為爐戶富厚一李為挑販貧困富李殺人全家逃於海外貧李就貧李鍛鍊成獄事上州十年不決將錄問之知錄師仁輿以此獄為疑立言於楊守之前守取案牘細閱句節焚香乞于景星觀蘇仙欲得此獄之直忽讀李之供狀以三月丞七日販塩離韶州四月二日殺

太守疑曰郴之去韶七百里還安有負販囊滯之人三四日之內行七百里之遠而殺人乎可疑者此即以此語知錄知錄云在頭當微服親詣其境察之於是使諸寨軍及左右十餘人皆變服爲販賣者知錄則自作算卜山人同往境內宿焉次日忽坐一小店店嫗問山人何來曰自州嫗曰州府殺李長腳曾見否曰見之矣嫗曰可惜此是仕死山人問何爲嫗曰殺人者是此間爐戶李長腳其家極富逃外七年方歸今三年居家矣去此二里許山人遂即其家訪之李欣然一出問命須之販者十餘人至紐李曰有文追汝山人曰我是知錄汝殺人盍就縛一鞫而獄成守釋負李之獄者凡九人往拜太守曰侍郎是再生父母後太守令謝知錄知錄曰此太守之賜皆爲形鵠面楊守之

蹇以錢米使歸提刑吳譔欲奏楊守平反之功[illegible]

[illegible]出人者賞入人者罰與其賞我而罰他人不若[illegible]

[illegible]後諸監司列奏知録之才改官楊守子孫至今蕃[illegible]

不畏皇親

陳山楊長孺[illegible]政事精明一清如水福有强宗[illegible]

米納官賦東山[illegible]其家[illegible]徵其人不得已而出戶

者同過府治監及[illegible]吏呈案大判云[illegible]天子[illegible]

李子臣爾犯天[illegible]行天子刑其[illegible]遂紬[illegible]

一錢

[illegible]乖崖為崇陽令[illegible]吏自庫中出視其鬢傍巾下[illegible]

[illegible]庫中錢[illegible]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

[illegible]能杖我不能斬我乖崖援筆判云一

[illegible]一百[illegible]兩滴石等自杖勅下[illegible]

兩自[illegible]今[illegible]之畫自五代以來軍事[illegible]

奏處[illegible]此時猶未盡除軍士[illegible]此學非[illegible]

話其[illegible]矣[illegible]偉矣

獲放火賊

丞相當國[illegible]參政[illegible]一夕大內軍器庫火殿[illegible]

入收辭約束云此用[illegible]賊 循軍撲滅外[illegible]

入滅後辭獄[illegible]循軍衆名火中多 人衆不[illegible]

[illegible]送天獄[illegible]姓[illegible]名春是楚州百姓問何得[illegible]

營中曰用釘[illegible]放夜間焚樓[illegible]下打句一箇逐[illegible]

錄入衆知為放火者李全所遣但稽春不敢供朝廷不敢言

[illegible]為大理寺丞云是入皇城放火比皆小事但據供[illegible]

修兼亦安知其眞偽萬一將此假名定罪豈不貽笑於今古
君得其眞名則外說必知其人言其所為矣此大亨昔於尼
楊入大理問穆春曰此間誰人識汝曰識我者臨安府晴
門下三郎也三郎能賣谷不曾到我家楊即令人喚李三
郎到官吏扯問曰你認得楚州穆春否曰我賣谷於淮
上楚州曾在穆春家宿泊其家稍富又問今番曾見穆春
到臨安否曰初在楊家府前見一陀頭手執拍板蓮花說
金剛經教化我疑是楚州穆主人遂直前問曰穆主人何
為在此曰我一家都被李全軍馬蹂踐而今別無活計方
死出化齋見汝而矣遂再三邀致於家待之以酒禮並照
之十緒穆春辭曰我為道人隨分教化不要強之受右五
緒放火之事其實不知之承相令人引入大理獄門辦認

就窻子下放出穆春閑行使李寬規於窻內李曰是矣遂放
李歸後將穆春付法外穆春臨死曰事不濟矣李亡百後
亦死焉

用計救火

董矩堂帥湖南澤州火發諸軍拱手伺候矩堂出蒸物
東騎橫毋得火起居民不敢上屋撲救必須軍而來救諸
軍又候主帥唱賞增之又增然後着力蓋火不燃用心所
以大其功也其時矩堂良久方出皂袍結巾竪白旗親處
房鳴鼓喝聽約束云火到聚星門先斬蘇統制諸軍五賊
服粟竭力撲滅火遂息
吳獲齋入相南心街火發衆人擁并觀者如堵居後齋人令
一云應在街市看火者如斬於是觀者倉皇皆走四亡其县自救

否則被火之家搬挈箱籠藏得供採雜

甲戌冬度宗梓宮過江其日潮不到御龍舟不得索[illegible]

用渡船載過時賈似道以都城搜擾不及護送[illegible]

巷火發賈飛馬入城約束云並不許軍民潑水踰時[illegible]

喝哪唱云奉鈞旨令衆人潑水衆所携水凡數千桶以

俱發火即熄盖水多足以勝火也

摸鍾辨盜

陳襄述古知浦城縣日有人失物捕得莫知的爲盜者述

古乃紿之曰某廟有一鍾能辨盜至靈使人迎置後閣

之引群囚立鍾前自陳不爲盜者摸之則無声爲盜者

之則有声述古自率同職禱鍾甚肅祭訖以帷圍之乃

使人以墨塗鍾良久引囚逐一摸之出乃驗其手皆墨

帖一因無墨訊定遂承為盜蓋恐鍾有聲不敢擅也

拯救飢民

辛酉大飢馬裕齋尹京知榮王府積粟一日往見辭以
次日往亦如之三日又往卧於客次榮王不得已見焉
厲聲云天下誰不知儲君為大王子今民饑欲死大王
以此時收人心乎王辭以廩虛焉馬探懷出片紙皆具君
幾十萬某莊幾十万王辭塞遂許二十万石馬即令都
領鈞批交米活飢民甚衆

除毀淫祀

石壁胡穎湘人平生為官有威望每見淫祠即毀之曾
監司時題桃符云神欺鬼哭三千里吏肅民安十万家一
衰悚咸淳丙寅除廣東經略到廣州見一寺佛腹一竅

有巨蛇藏於內時出享人祭祀人爭神之從來此妖頗靈造錢動計一二三千緡石璧到任即差軍五十人碎其佛鑿死巨蛇以墜江引唄僧変蛇故事作一判扁塊遠郡者備籍其錢以歸官衆疑頓息

收簽入公用

趙節齋再出尹吳門日發其釜筆於城外創牧養局選老校退卒主之牛羊犬豕雞鵝鴨無不畜養遇公宴及特祭悉取諸其中一毫不以擾民此可為作郡法

追攝江神

宋嘉祐年間蔡端明襄知泉州太守任隨從吏百餘人過洛陽渡舟覆人溺蔡開讀之始首差承局追攝江神承局不往斬之再差第二人辭不能往又斬之別又差第三

人其人思之與其不去而身首異處孰若自溺于江於是領命歸別妻子具酒殽禱于江滸而後投江江水裂開直到神所具述追攝之事神語之曰汝先回約三更後自來禀過承局辭歸以神語回覆知州至中夜端明尽昇左右明燭朝坐以俟至期烈風一陣果見江神來前判官抱簿隨後蔡詰之曰汝為江神不能守職使一舟之人尽溺焉腹汝之罪也神令判官檢簿歷載某年某月某日某人等計若干名當同時死水逐一點對名目與已溺死之人名目無少差神又曰凡溺于水死者皆水府註定非神不職而致死於非命言訖而退後蔡守遂化州民累址于淵釃水為四十八道梁空以行其長三千六百尺廣丈有五尺皆石板為之名洛陽橋有陳君奉詩詠之末聯云綿衙已

者旋即跌放看詳案卷直至夜分不數日囹圄皆空其餘政事雷厲風飛官吏莫不震慄真所謂動搖山嶽驚澤物也

執符追虎

張侍郎守鄆境多虎害人公令吏執符追虎不往且斬吏吏別其家齋飲而行果見巨虎致符於地虎乃口啣符隨吏而來須城閉力登屋升木望虎蹲伏公叱虎曰汝異類敢食吾族呼吏治罪案成命如法治之戒三日出境不然尽殺之虎乃去死於其所化為石虎

斷獄

断過僧獄

向敏中在西京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宿主人不許僧求寢

於門外市籍中許之夜有盜自墻上扶一婦人并囊衣而出僧自念不爲主人所納而強求宿今主人亡其婦及財明日必執我因夜亡去不敢循故道走荒草中忽墮古井中則婦人正爲人所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得之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與子婦奸誘與俱亡恐爲人所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其中獄成解府府皆不以爲疑獨公以贓不獲疑之引問數次乃以實對公因密使吏訪其賊吏食於村店店嫗聞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也問之曰僧某者其獄如何吏紿曰昨日已笞死於市矣嫗歎息曰婦人者乃此村少年某所殺也吏捕獲之家問具服一府咸以爲神

詳刑釋非

樂陵令方庚為浙西憲日[illegible]者不善[illegible]
則遊處女以疾在家晚[illegible]見女病人[illegible]已夜宿[illegible]
獄人方氏子獄不就經一二年受苦認服上之憲臺[illegible]
法攝憲司吏過其鄉且日因已行刑婦日冤哉是日其[illegible]
出遊女在家但見 人有其家出恐非坐法者異[illegible]
得其情歸白憲使遂[illegible]一鞫即伏辯具棄市鄰人[illegible]
得免

盲者義人

隆興年間眉州師謙夫為雅州司理時市上有王先生[illegible]
盲遊街算命夜投店舍伯伯與角妓張三娘為鄰每見三
娘有伯客王先生不敢問三娘無宿客王先生必與之鄰
旁搜詢以為常事一早喚三娘不声王先生推門入房中

以手摸床推三娘不動兩手皆血方知為死矣遂驚惑扶
壁而出去天[illegible]人來見三娘死在床上壁上有血
染手跡遂縱[illegible]官王不[illegible]若[illegible]但無刀爾同
理師韓夫曰[illegible]者能殺人乎此必被街上游手之
徒殺之此人[illegible]至詳誤於是將王先生藏匿他處申
州以為獄中病死餘人召保仍差廂巡四廂捕有李小
五者見獄解欣然以為無事將三娘之釵梳於[illegible]坊中[illegible]
人[illegible]得忍為市巡所擒解州州送司理[illegible]問方知李小
因謀騙釵釧衣着等遂至殺死刀[illegible]而小五無[illegible]
謂矣申憲司小五棄市

弟殺兄

馬[illegible]光祖為浙西憲[illegible]

謂二子既殺其一今此子又將償命且無子嘗若發
言曰辰凶狠不止栽害常殺其弟見子又懷刃以往弟不
勝忿怒搶接刃殺之情可末減毋加其罪官吏借受賄賂獄
其馬洪案判曰操刃與懷刃異殺人與戲殺人不同竟寘
極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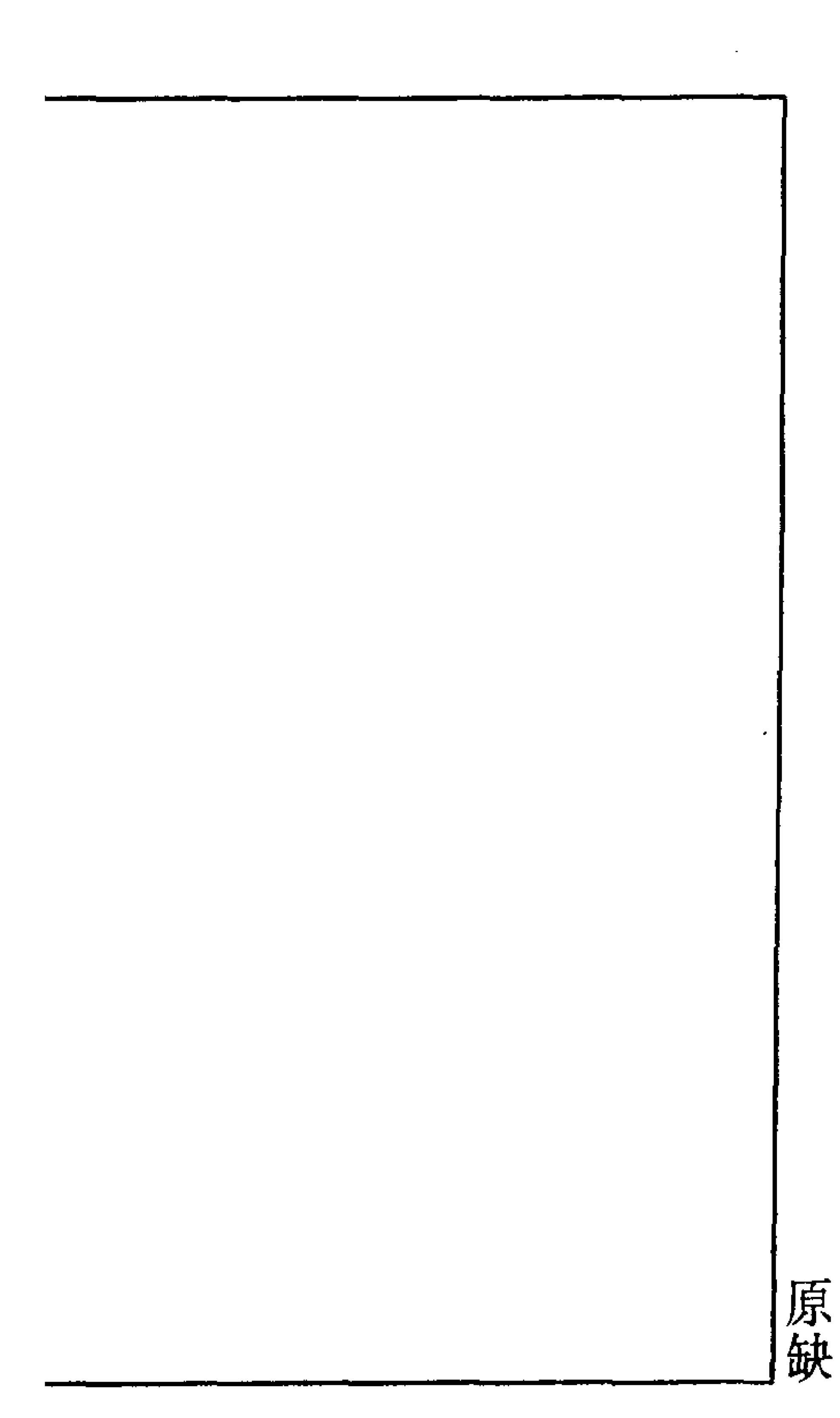
僕殺主

劉朔齋爰孫知寧國府權提刑司事參政之子學閣與權
羅宰楊保并侍婢二人自臨安縣攜妓僱舟順流因過建
寧府泊於村岸架閣被殺身死梢工逃遁羅宰楊保以狀
經縣至州至提刑司送司理院勘問一婢之隨行者亦歸
獄衆皆指言梢人殺之而走司理李友之結案申朔齋終
以為疑且云婢僕數人在舟中豈無梢一人能為此事者

不劫其財殺之□於是今文司理院將一僕一婢分勘[illegible]遭鞫問方供云緣渠閑令羅平胥解庫錢物因行侵用架閣口稱我歸斷與你打筭羅恐遂與揚[illegible]商量殺之與[illegible]人錢令逃走羅平之辭竟至案圓申提刑司[illegible]法外同[illegible]奏[illegible]曾一郡之人[illegible]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五

前集



原缺

冷水瀝下以藥行爲度病人初服腹若雷鳴下汁數行

解挑生藥

與化人陳可大知肇慶府肋下忽腫起如生癰癤狀頃刻間其大如碗識者云此中挑生毒也俟五更以菉豆細嚼試若香甜則是已而果然乃擣以升麻爲細末取冷熟水調二大錢連服之遂洞下瀉出生葱數莖根鬚皆具腫即消續煎平胃散調補且食白粥後無事○雷州民康財妻爲蠻巫林公榮用雞肉挑生值商人楊一者善醫與藥服之才食頃吐積肉一塊剖開筋膜有生肉存已成雞形頭尾觜翅悉皆肖似康訴于州州捕林置獄而呼楊生今具疾證用藥其畧云凡喫魚肉瓜果湯茶皆可挑初中覺胸腹痛明日漸加攪刺滿十日則物生能動騰上則胷痛

下則腹痛積以疲瘁此其候也在高上則取之其
茶一甌投膽礬半錢於中候礬化尽通口呷服良
翎探喉中即吐出毒物在下焉則瀉之以米飲下
二錢毒即瀉下乃擇人參白术各半兩碾末同無
升納瓶內慢火熬半日許度酒熟取溫溫服之日
日乃止然後飲酒如其故

積癥成疾

陳俞字信仲臨川人豪傑士也下第歸謁伯姊值
疫閉門郤生人人亦無入其門者俞訪其姊謂曰九
所起本以蒸鬱薰染而成安可復加閉塞即爲打開門
洒掃房室疏通溝渠取在家所帶蘇合香元數十丸煎一
大鍋先飲一盃後請其姊一家繼飲翼日全家疾病頓愈

醫救六絕

昔有葛醫生入山採藥遇一白衣人謂之曰汝非葛醫生否我〻半夏之精汝遇人有六絕之病但用我作末水圓如豆乾搐入鼻中即生矣葛拜而請問乃曰六絕病者一曰自縊死氣已絕（縊救則徐徐連繩捧下若遽斷其繩則氣不能通不能生矣）二曰墻壁壓死氣已絕三曰溺水死氣已絕（若早撈救得出倒掛其水令氣出則[illegible]）四曰鬼魘死氣已絕五曰産乳死氣已絕六曰無辜卒死雖能救治之又云此南嶽魏夫人方出外臺祕要

公主意取効

昔有公主患癰在喉數日痛腫飲食不下才召到醫官言須鍼刀開方得潰散破公主聞用鍼刀哭不肯治痛逼水穀不入忽一草澤醫曰我不使鍼刀只用筆頭蘸藥上

[illegible]雉笑時便潰公主喜遂令召之方兩次[illegible]衰遂潰出膿血[illegible]覓兩日瘡無事令供其方醫云乃以鍼繫筆心畫破潰散耳別無方言醫者意也以意取効尓

新刊[illegible]吏堅續志卷之六

藝術門

相

謝后異相

天台謝丞相深甫長子渠伯官止倅車適室女三妾毛氏女一此女以母賤衆稍陵之當春遊闔府以往毛氏女殿後有相士過語人曰向後一位鈞眷當至大貴非丞相夫人則狀元夫人衆皆笑之相者云更恐以上配皇后耳自是每戲必曰打皇后云渠伯早世家道陵夷毛氏女至齓刀已足不加束且幼而病瘡向點眞瞳面多黑黶理宗登

極末正中宮楊太后以謝相當年有援已力取女於謝深
以報之時渠伯諸女先已配士族惟毛氏女存渠伯祖之
稍薄矣於謀以決進退相之子欅伯與渠伯諸子言姑
之行須鬻產為費他時不過一老宮婢耳不若留遺業以
自資可無往客有范糾叔者獨贊其行曰入宮不失作夫
人家即檬澤矣於是盡捐其資以祇召命舟過會稽忽
病疹及京旋愈面靨以蜒瑩白如玉首謁史相史善風鑒
即拜曰真天下母獨以貫瞳之白為疑忽一道人過門自
言善醫目召之用新筆染藥白隨筆落道人忽不見消日
與貴妃同入楊太后召見賜坐謝遽坐貴妃持撇衣作難
席狀歷言其父涉湘城戰守之功謝默然太后顧云謝丞
相當朝作何好事謝答云不先丞相不曾用好殺一人貴妃

宗不已太后云孩兒門不得侍地口多已而賜食謝頭含無餘賈紛狩犹昔竟不食太后云食者自飽不食者自飢翼日進見並拜美人又戚數日删美人謝氏爲皇后蟬嫣富貴朱紫盈門繼之乘鄰聽政與國相終始殆非偶然昔糾叔後由是補官以及其子毛氏封两國夫人建功偉業西湖上太后臨朝之先寺產靈芝焉擽伯子孫同享富貴張伯位視之終不無遺撼云

趙方異相

趙方字彥仁長沙人少業儒館于岳富人胡氏奇形古眼有大小有相者爲其贅曰一眼大一眼小大者觀天地小者視四表貧困不遇一日辭館歸就鄉塾翁謂嫗曰措生雖貧貴人也吾女方擇婿盍歸之嫗大吼翁再三譬諳

嫗不得已厚其資裝妻之其年領舉次年第歷官邊郡名
振華夏後除京湖制帥終龍圖閣學士贈端明謚忠肅

相知壽數

開慶己未衢信間道傍一老嫗開小店酒以謀活常淚眼不乾一日有道人登門窮士書說相兩字且問老嫗云吾常經過見婆婆悶而泣何耶老嫗曰我有子十七歲聰明讀書相士曾謂其夭折所以如此道人曰汝子安在老嫗曰在近鄰書館容促歸以求相暨歸道人見其異有夭相又曰貧道求一宿與令似同房明日方定壽夭喫酒飯飽即睡聞其子皆無出入氣乃知是龜息尋常龜息者不以口鼻而以耳次日起方賀老嫗曰令似壽長而有功名後三四年聞果登科官至縣令人言相形不若相心又不如世

相法

登第氣色

學生陳道全乙丑當赴省前期有潮州林一吾爲其總請代筆先納銀一定　月行衙街上一道人隨之言曰君人好氣色但有一事必累前程陳延之茶肆叩之曰官人今年定登科但不合與人代筆陳諱之曰用甚諱也此人是水點旁州郡已受其銀二片矣恐壞了自家氣數陳聞之心悸問其姓名曰賴牛遂揖而去陳歸齋訪林以銀返之其年果登第

畫

繪兒能啼

元滄州遂昌人善畫入神嘗至曾山廣仁院其徒不之禮入

佛殿畫一婦人乳一小兒於壁角而出遇夜有兒啼聲惡之一日繪至僧語及繪笑曰若欲絕之甚易乃添乳入口自此啼聲遂止又在松陽南洲寺閣畫白道猷相嘉祐中侍制龔原題詩其上云吾邑毛生者畫格妙入神侍郎周紹亦作詩贈之其術亦不偕矣

泥像生癰

建寧府建陽縣寶山乃南嶽忠靖王行宮香火甚盛上大夫祈靈之夢殆無虛日後宮裝塑宮娥匠者未得其兒偶邵郡一富婦來廟獻香匠即以塑之婦以不之知婦後偶患癰瘡百藥未驗偶一醫者曰寶山有一宮娥狀兒宛如刑關今為雨漏濕像之首不曾修整富家異其言密遣人往視果然即命匠者修整其瘡即愈

鬼靈相墓

張鬼靈三衢人學相墓術因以鬼靈爲名建中靖國初至錢塘請者踵至錢塘尉黃正一言於分劇縣令亦留心地理因具飯款之周謂鬼靈曰凡相墓或不身至而止視圖畫可言克應否鬼靈曰古方位山勢不差合葬時年月亦可言其相也因指壁間一圖問之鬼靈熟視久之曰據此圖墓前千上一潭水甚佳然其家子弟若有乘馬墜此潭幾至不救者即是吉地而發祥自此始矣令曰有之鬼靈曰是年墜馬人必被薦送次年必登第令不覺起握其手曰是年春祀其乘馬馬至潭側忽大驚躍銜不可制與其俱墜于淵逮出氣息不絕而已是秋倖侍鄉舉次年登第

君術之驗於此蔡安世先墓在富春白昇嶺其兄宏延思
靈至墓下視之謂宏曰此墓當出貴人然必待君家麥變
出鶴鶉為可賀也宏曰前日宏家臥房甕內忽有此異方
有野鳥入室之憂不知此為瓦應鬼靈又言君家兄弟有
被魁薦者即貴人秋安世果魁學鬼靈常語人曰我亦數
促非久居世者恨無人可授吾術矣後一年果沒年廿五

取燈定穴

老泉蘇明允之祖白蓮道人數世為蓮社一日遇一人於
其鄉問曰君何人曰吾即蔣山人邀之歸家留數日情稍
稔山人問曰公欲地否吾有一地一主大富一主大貴惟
公所擇道人曰吾有子讀書富貴則不願但願得賢子孫
足矣山人曰彭山縣象耳山此地當出文章之士敢以

明日當同往一觀道人喜及至其地指道人而示之以
命取燈一盞然於其所雖四面風來此燈嶷然不動曰
此正穴也他日若用此地只依此所鑿一步亦不可移言
畢即行後道人因死竟以此地葬之未幾山人復至問道
人曰曾用地否曰已用之矣山人往看曰亦復小差當爲
公正之道人殊以爲恠曰公果何鄉何里山人曰我直以
告公公家累世修善我乃羅漢中第四尊者曾爲義存山
卜寺場今再爲公下此穴後公子孫必有興者一揖而去
迴家耳山飛升稿再再不知所之

穴差喪身

蜀士楊巨源有母喪未葬術者過之謂曰秋防原之側馬
領關之下有穴焉倘葬之則其後無不興者巨源不數日

覔負親之骨殖葬其間術者復曰若嶺上聞金鼓之聲則封拜尤速第六有小差恐不久有喪身之禍後四川宣撫吳曦出師于河池道經合江屯兵于馬嶺之上晨夕金鼓之聲不絕巨源乃心獨喜術者之言有驗後吳曦反巨源以謀誅之朝旨除巨源朝奉郎通判資厚權四川宣撫司參議安丙忌其有功遣傳檜殺巨源於大安軍城下

達僧葬地

安福州西里達僧有神術看風水僧出家于居近水南院不披剃時嘗負瞌于山門前見石砌訖下石龜常有絲草會閒僧曰你莫作怪待我討炭火來煨你夜夢龜告云此下大江是深潭龍王居之我於水府有薄職容去龍王殊上盜借撼龍經及撼龍尺以獻却望急行抄錄即送還

之幸怒我次日果於石龜下得經與尺因此能移山轉水下地如神而自下其家風水利算仕宦其衆及爲士農工賈葬祖先無一不應其所求此肯抄一仙之亟歟

益公屋基

周益公辭朝歸尚祥田里日携術者過十里外烏泥坑相地見二三農家住場曰此處山水環抱將可爲樂丘乎言未幾翁媪出迎曰夜來夢見裏至德佛來尋地今日相公來願以此獻公厚資別爲造屋用之際忽見二三丈許有三所無主墓左右者欲去之公曰生有鄰死亦知之每年拜掃當備酒二行飯一盂紙十束同祭仍鑴榜堂前使子孫遵守 可謂忠厚之至矣

冀州風水

朱文公嘗云冀州好一風水雲中諸山來龍也岱岳青龍也華山白虎也嵩山案也淮南諸山案外山也

妖術

掩魂妓樂

南海郡有楊氏以居士自拜嘗謂人曰我有奇術郡太守好奇術聞居士來甚喜每宴遊未嘗不首召居士一日因酒忤太守太守會宴于郡齋大閱妓樂而居士不得預時有數客亦皆不得預宴因謂居士曰先生嘗自負有奇術今日太守大宴先生不得預能設一術以動之乎居士笑曰甚易耳君試觀之我能為君召太守處妓樂至此佐酒乎因命具酒使諸客環列而坐少頃俄有數十婦人自西鄰室而出裝飾華煥各攜樂器而至乃命奏樂且歌且

妓客或訊其所自皆笑而不言至夜分居士謂諸妓曰可歸矣於是皆入西廊下空室中去諸客相顧駭嘆皆疑其鬼物妖惑至明日聞傳曰太守昨夕宴會諸妓縱飲並皆仆地瞑目不能言以為卒中急召醫人胗候醫曰無恙但為人捲魂夜分各能起不必服藥果至中宵諸妓如夢之醒皆能起立太守窮問諸妓皆云適蒙楊居士召飲應酒緣何却在太守筵中衆客為怪詰之楊居士居士大笑而不答方知諸妓為楊居士捲魂矣

人馬俱仆

嘉定府夾江宰趙必幄善行普倒大法制置使余樵隱重出榜禁約四川百姓不許左道惑衆夜聚曉散違者處死聞趙宰行法之名遣牌軍請之趙至余詰問之趙不容諱

余即喚甲馬五十人立庭下命趙倒之約曰甲馬若倒當足五刻令汝改官如其不能申朝以違法論趙即命取劒印文書置卓於廳次并取各人花名書符呪水繞甲馬上之人皆倒在地上而馬亦仆矣余始歎異即令各人還魂又皆醒然如平日遂與舉狀辟差西路利戎司都幹戊午雲頂城歸趙自縊而死

妖巫斷首

太和袁文焴調湖南憲幹待次于家有謁士來訪告之曰憲司有一疑獄不能決者三年聞君將赴憲幕願獄小忠衛有妖巫李生能以術斷人之頭里有劉氏嫁女于張去之日中途而遇妖巫女竟失首劉氏不知也至張親戚族黨環聚及扶新人下車忽見無首之女子大駭紐械劉氏

僕從求白于官劉訴張則云張殺其女張訴劉則云劉以[illegible]
首之人賍騙係獄者數十人前後囚死者十餘人州郡皆
不得其情若能平反亦是陰德表聞之貞及行果有是獄
未斷乃以是言啓之提刑劉希仁希仁要之縣尉王君
尉告以病假月餘不以携僕至其地詳卜尉精於五行禍福
知神鬼人皆敬之與之言曰吾此來亟有所甚苛何若更
學之為佳尉欣然托其人求之於李許以厚資李喜與之
飲先以其僕試之李曰請回頭一覷則其僕無首矣尉恐
李曰無恐且飲又與尉言更一覷則其僕復存盖其法過
三日斷者不可復全矣尉辭去約以某日携錢楮來盡其
術及期領卒同行尉先過其家飲酒極歡中夜令群卒圍
室就縛搜其家有髑髏百五十个并其妻子悉以付獄

獄遂解憲言將妖巫一家弃刑於市

挑生蠱毒

廣南挑生殺人以魚肉延客對之行厭勝法魚肉能反生於人腹中而人以死相傳人死陰役於其家有一名士嘗爲雷州推官親勘此事置肉盤以死囚作法以驗其術有頃發視肉果生毛何物淫鬼乃能尔也然解之亦甚易但覺有物在胷膈間則急服升麻以吐之覺在腹中急服鬱金以下之此方雷州印施蓋得之於囚也

幻術

幻術爲盜

邛州村民日趁成都府小東郭橋上買卜凡有錢者皆來僱其充使令償負也忽有楊秀才善大來僱十人議[illegible]

四人二百與之同歸天色已暮點燈燭具酒飯食罷各人與
布袋一扁擔一令其開口隨行亦自有心腹四五人同
行十餘里見大屋一所墻高一丈餘群犬往吠嗔之犬亦
無聲揚以軟梯登墻頭先入衆躡步相隨寂無一語入厨
內豬羊鵝鴨之物凡滿堂妝奩盡其家先一夕成姻也十餘
人恣意食並無知者揚乃內治疊金銀衣物作十擊
令衆擔出者在後同親信者並負新人行仍從軟上回雇
天亦各竊取衣着之類到吾夫家喜甚復得酒物醉飽畢
宿於門前睡穷天明眼醒但見荒草墟中皆無人家所
衣着盡失之只有僅錢二百而已工不知其何術也高
有一僕在內言之如夢焉

術謀財

袁宜春白下易迪功夫婦好道喜接道人有劉天錫來
者云迪功方食劉以紙剪鶴吹　聽上遂化真鶴行入
所迪功驚出問故道人已去懊恨久之又五日乗雲至迪
功夫婦拜之告以欲求仙學道於是天錫許以過崑崙赴
是約七日再至言畢乗雲冉冉而去迪功夫婦神之後
約來又拜之問學仙之法天錫云若學仙先須歷徧名山
大川今與迪功約可遣一人過隆興滕王閣約幾日至却
於是日與迪功同往迪功欲驗其言遂遣人行且云止至
隆興約八日至其日天錫與迪功登舟令迪功閉目片時
則滕王閣江山歷歷皆在目中所遣之人已在閣上與傳
幾者皆爭笑迪功拊其背使之歸其人不知有頃迪功醒
又十日僕歸迪功責其傳屢皆爭之事僕惟駭曰是迪功

之家皆信為神仙日夜講明學仙之道天錫從與迪功言當盡鬻所有之田產并所藏之貨物造一大舟共遊江湖求福地而登覽之則求仙易矣迪功盡如其教與妻孥臧獲之屬辞親戚別鄉井卜日登舟舟次隆興天錫驅迪功與一二從者入城市物迪功既登岸天錫令舟人駕迪功家眷之舟與自己之舟飄然遠去久之方歸渺不知舟所在且無所於問迪功始為所欺已次日告之官時方蛟峰為漕遣人沿岸稽津物色竟失蹤跡迪功怏怏而歸又一年鬧白水有為商於獄市者忽見一婢似曰水人聲音問之婢不言登樓告迪功之婦婦令人告之故且云既為鄉人可相往觀屬明日午前登樓擒道人則我可歸故鄉所有之物當中分之明午衆商果至手紐道人數以脫騙之皐

而道人已應手失矣衆相與告官官移文于洪洪回文具迪功去年所告之因迪功之婦始得回鄉又明年道人再來迪功之家待之如舊但云可惜可惜不然全家可仙矣又留半年始去竟不知其何術也

幻僧煑海

葉天師諱法善家世好修道皆以陰功濟行及物召之術救物濟人初師居四明之下天台之東數年忽於五月一日有老叟詣門號泣求救謂其有殃也師引而問之曰某東海龍也大帝有勑主八海之寶一千年一更其任無過者超證仙品某已九百七十年微績垂成有婆羅門逞其法術於海岸晝夜禁呪積三十年其法將成海水如雲氣在半天五月五日海將竭矣統天鎮海之寶上帝制靈

鬪劍俠世有之矣然以女子柔弱之質而能持刃以決凶人之首非以有神術所資惡能是哉君子曰隱娘之所學非常人所能教也學之既精而又善用其術世有儉詖邪慝者輒決去其首亦一家之正也嗟乎據重位厚祿造惡不悛以結人怨者不可不思隱娘之事也及尼之戒曰須先斷其所愛然後[illegible]殺[illegible]凶之人絕嗣于世尚恐餘毒流及于後深可懼也

術化月宮

吉郡一仕宦子弟遇道人與云可與我杯酒今夜同你去遊月宮子弟問云月宮在何處曰只在舊市燈後潛與同往則儼然桂殿嫦娥兎擣藥蟾吐光且飲一觥而出子弟識其處而訪之人歎大明日重來乃一酒食店天井內有樹

則桂也少年婦人居其間則嫦娥也人播薑椒則兎擣藥也犬臥籠傍則蟾吐光也因知道人乃幻術以化人眼耳

閩海新聞奚囊續志卷之七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八

警戒門

天誅

欺君誤國

宋秦檜爲京太學生時號秦長脚一日與士子窻下有異人來指檜語其同舍郎曰他日此人誤國害民天下同受其禍諸君亦有死其手者後檜自北歸獨居相位一十九年蒙蔽朝廷無所不至先是金人擄徽宗欽宗北狩慘不忍言岳飛與其子岳雲誓復故疆迎還二帝金人要函望風畏服呼爲岳爺爺又飛兵有紀律高宗嘗御書精忠岳飛

四字旗賜之令行師建之初檜雖居相位實佩兩國相印陰受金人兀朮約主和上表悟其姦至是兀朮又貽書於檜曰尔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且殺吾女婿此讎不可以不報必殺飛乃可檜力沮恢復乞詔飛班師檜又與張俊謀使其部曲王俊妄告張憲謀還飛兵柄矯詔逮飛父子下棘寺遣萬俟卨鍛煉之拷掠無全膚飛終無服辭一日檜於東廂綺窻下畫灰密謀其妻王夫人王夫人贊成之曰擒虎易放虎難飛遂死獄中張憲岳雲戮于市流徙兩家妻孥貲産皆沒官金人聞之酌酒相賀曰莫予毒也後檜挈家遊西湖舟中得暴疾昏悶之際見一人披髮瞋目厲聲責曰汝誤國害民殺害忠良罪大極惡我已訴于天得請于帝矣汝當受鐵杖於太祖皇帝殿下檜回

此怏怏不懌以死王夫人朝夕思之未幾其子秦熺亦亡方士伏章見熺荷鐵枷因而問秦太師何在熺泣曰吾父見在酆都方士如其言而往果見檜與万俟卨俱荷鐵枷備受諸苦檜囑方士曰可煩傳語夫人東窗事發矣卨在鐵龍下与檜争辨殺岳飛事在理宗朝有考試官歸自荊湖暴死旅舍其僕未敢殮也官忽甦曰適為看陽間趙方斷秦檜為臣不忠欺君誤國事杖受鐵杖押往其處受報矣吁明責幽誅之報者此可畏哉

雷殛不忠

宋欽宗北狩至檀州北斯縣鄉中時盛暑帝與隨從之人已皆疲困少息于木下須臾大風忽起濃雲自東南而升大雨如注雷電交作帝与從人急趨民舍避之少頃雷電

大震俄有光[illegible]火流于帝前帝大驚而所居民家一男一婦及小兒皆雷震死其男婦背上皆有朱篆而不可識獨小兒有朱篆四字可認云章惇後身帝曰章惇為相誤國京城之陷皆因此賊為之今果報如是為臣不忠者可不戒哉

織語罵天

宋寶祐乙卯鄂州南門外有一婦人將砂盆就江邊洗蕩時當久雨淋淋不已乃織語罵天須臾間為雷所擊却以所洗之盆枷其項敲已不破稍動則痛徹骨髓不可得而脫如此今挨後數日方死

用心不正

宋錢良臣為帥府檄入幕屬旋撰法科文字欲試入法偶

原缺

之信知戒以儆人其遭天譴也亦宜

裝儒爲戲

宋淳祐辛丑吉之永新市人於上元夕迎燈奉神自晚至次日天曉花燭交輝極其奇巧有小藝伍三者素習滑稽裝一秀才教學生數人語言甚是山野鄙俚士人見者惡之鬧二三夜夢一神人稱是孔夫子叱之曰汝何等人敢以儒人爲戲吾定禍汝未幾全家遭殁至於絕嗣思此事大聖未必責此等小人想儒中之英鬼陰見不平托名以罰之也亦可爲戒

欺誑獲報

亳州太清宮有　道人竊見其揚每攜一小爐於老君器

下[illegible]集必指老君像大言曰我乃彼之師也衆頗惑之莫不皆欲多得其藥一日方指像大言忽火自炉出飛入其身須臾焰發五體俱燒衆皆以水沃之愈沃愈熾跳呼跳躍不勝其苦良久面老君像俯伏如待罪狀視之則已死矣

弃水招疾

杭州五雲山志逢大師一日閑坐于普賢殿中俄一神子前曰吾護戒神也師有小過不敢不告志逢曰吾有何過神曰且如滌鉢水亦施主物師每弃之非且也自此當有小病言訖遂隱後志逢果患胃病十三年而卒

妬害胎子

吳介然黄溪人妻妬悍煕子有四妾皆有孕妻妬忌投毒藥

之卒皆不育其四妻適人胎皆爲繼嗣亦皆無子一夕忽
夢一神人曰尔妻妬心太過今誤四家無子尔亦有一子亦
因而促壽將亦士絕嗣後介然有一子果夭喪其家亦爲
之絕哀哉

戒殺

屠牛改業

龍泉邑之水南有道太保居曾屠牛以網市利嘗買二牛
巳宰其一一夕天未明忽聞作聲哮吼經一日不甦忽呼醫
者用藥救療迄旦方醒家人詢問其故答曰適見所有之
牛忽作人語其一曰我尓父也其一曰我尓祖也須臾二
牛皆人形熟視之則眞吾祖與父也哀號懇切驚駭而蘇
即以二牛[illegible]佃飽以水草自後改業不復宰牛

至元年間有孫總管赴韶州任江次登舟爲大風飄揚至一所有巨山莫知何地有山徑可行孫信步登山見有大門望之門内廊廡庁舎如官府狀守門者止之曰考較人間罪福去處尔何事至此孫以赴韶州任舟行遇風告之并欲入庁舎游覩守者引進入門見一大殿有主者當坐殿下侍衛甚嚴殿傍有一門另有守者皆狠牙鬼面不許進守者曰此獄也陽世殺十食肉者皆囚於此孫之舅在世亦好食牛肉并以姓名附之守者曰有之曾嘱汝舅食牛肉七百斤罪不可宥孫力禱守者托之引見主吏禱之吏曰尔舅食牛肉七百斤罪業至重况尔亦喜食牛肉陰司亦減尔壽筭只滿韶州一任矣孫再禱以求救之由吏

良久曰汝到任若能禁殺牛命善誘五百家不食牛肉下還得生人天亦延汝壽孫公領命而甦下山即詣廟問緣亦失山矣及到任首以宰牛為禁旁貫行勸人不食牛肉踰半年夜夢還報曰上帝云汝禁殺牛延命亦多得勸到七百家不食牛肉功德浩大神明以汝贊我得生天必須延壽矣。秀州青龍鎮戍卒徐犖九待延嘗以殺牛取肉烹作庖饌恣啖為樂一夕有扣門者戍卒自啓門出視見一牛頭授以青簡展而視之乃大篆書云六畜皆前業惟牛最苦辛但看挨死者盡是食牛人讀之三過人與簡俱亡卒益驚駭自是戒食牛肉

戒食犬肉

家好食犬肉嘗買一犬於路牽之不行

秀州王一

[illegible]犬忽作人言曰吾尔父王千二容緩行毋更打[illegible]子怒曰尔畜生敢作人言恣意鞭打遂死於路拖歸烹宰脱毛見犬背上隱隱有数字仔細辨認乃其父生時墨刺記本生年月日時並無差錯自是舉家戒食犬肉。又潁昌府吳儀曹好食犬肉夢神告曰狗死為人人死為狗互殺互食自作自受君能戒殺富貴長久家業田園子孫保守如違互戒恐報彰彰吳後亦誓不食夫犬有義之物人家畜之以防姦細道家以為地厭世間珍味無限何苦而食之

殺鱔悔悟

昔有食店王某善於烹饌專殺鱔魚有一道人至店以銅錢十文買鱔一碗及至則合掌頂禮不食而去如是數日

王志怪而問之道人曰你修身鱔魚尚未得法所以不[illegible]
我明日再來你賣一[illegible]條直鱔魚倍還你錢不妨王其曰
何策得其條直道人曰你須以手捏鱔致之沸湯即能條
直其笑曰如手痛何道人曰你雙手知痛將鱔魚數萬命
乎王某即頓悟捨業不後開店持素念佛不數月而亡

殺鱔取命

光孝宫道士章道隆生平嗜食鱔魚謂肉暖可以資補骨
血可以鼓雜如是數載一日買鱔一盆方欲次早殺之是
夜夢盆中鱔魚數百條中有兩條全大忽化人形立於其
前曰我輩又飽尔腹今就尔求命章用刀斫其頭而驚覺
遍身冷汗終日恍惚不樂以[illegible]買其徒弟俱不之悟越二日
到來道衆[illegible]日避獨章欲候煮鱔熟後走

[illegible]

耆溢源方[illegible]亦到章爲所獲拷掠需索金銀無可應
副爲單人以煮鱔湯灌口而死自是合宮道士戒不食鱔
夫鱔至微之物其形如虫夜半尚能矯首朝北卅人欲一
甘口飽腹與夫食肆一日所殺不知所害幾萬命矣世間
珍味無限何苦而食之若能知戒更加廣勸則物得活命
而我命壽亦延實一大美事宜信之毋忽

殺鵝訴冤

政和中提舉楊通之按行發州一道人來謁曰閻錢塘尉
書至豈求薦狀乎楊曰然方欲薦之道人曰無益也渠有
五百鵝見於陰府訴冤非久於世者楊不以爲然明日遣
人送薦狀及至尉已殂矣後到邑呼尉吏問死狀曰見癰
死曰嘗殺鵝乎答曰平日不殺但前月被平江朱[illegible]

豪造魏鮮遂殺五百隻

羊鳴乞命

韓忠獻公判相州日寒食節出祀有人驅數羊欲殺之內一羊奔出於公前跪鳴良久不去若有所訴公問之曰汝非乞命乎吾知矣羊即鳴地而拜跪伏若鳴謝狀公即親書一牌曰長生羊繫于頸令不得殺公後筵會亦不用羊

鱠飛蝴蝶

昔有南孝廉好食魚鱠尤善修事能切如縠薄絲縷吹之可起操刀響捷若合節奏一日會客酒酣取一大魚當筵切鱠欲衒其能忽暴風雨雷震一聲所切之鱠悉化為蝴蝶滿筵飛舞而去坐客俱為驚駭南自是折刀誓不復食

楚言廿

陰騭二孫

□□奏于婦趙氏極悍得一子至七歲不慧李甚不滿子有四妾皆孕翁曰若有十孫育之不弱趙聞之憤一日翁與厥入俱出趙呼妾責之問其所孕妾曰主人翁也趙曰尓謂主孕必痛撻汝遠嫁荒惡行無資裝若指為僕所有仍免痛撻且適好處厚有所贈妾懼而妄指為僕某人某人所有及翁與夫歸趙首以告翁不能察遂信其誣厚之四僕俱斥且囑其妾嫁後毋育此子妾從其言溺之不數年李亢亡孫亦早喪趙氏死無棺槨幾至暴露李氏一門殄矣趙氏妬孕而致絕嗣哀哉有識之婦幸毋傚之可也

陰賊良善

昔林甫未顯時在梘壇遇一道士戒之曰君名已登仙籍

縱不能白日上昇亦必為一十年太平宰相異時事權在手切記吾言不得妄有陰賊甫既貴不復憶記一味恃寵多所賊害父之復屢道士責之曰君豈忘吾言乎今果獲罪矣於是命吏引入一處林甫耳中惟聞瀟瀟風水聲既至則府署嚴飾帳榻華後甫復自喜曰正令居此亦自不惡道士笑曰此乃鱗介所居其間苦毒最爲慘毒君尚以爲不惡欲知何而後謂之惡乎甫駭然汗洽而寤後即歿過此則以陰賊良善而將生水族者乎

強葬招禍

洋峯王峯前田內日者謂此處風水佳三溪村李千二三上舍同謀葬之葬之夕諸僧來李縱僕撻之時當冱寒皆墮山落[illegible]死[illegible]咒詛未幾白日神物現形是年詔[illegible]有黄

衣[illegible]一老翁其兩軸文字閱遍及竟不記一[illegible]記老翁姓包乃題於百忌曆首曰包公送夢五更前兩軸持來已蹤然云云功成名遂往今年數日後竟遭横逆其後白晝現形爲怪不一遂奉葬以還常住及玉峯持治砧基契照乃是包家捨此田山其孫君奉後過玉峯作水陸懺解乃喚醒舊事不五日而卒

占人陰地

宋寶祐乙卯鄂州有勢家強占他人陰地爲墳及奉柩之日先令牙人帶一行人先往地頭營辦午食才到其牙人忽爲雷所擊仍倒埋其尸於新墳之前止露兩足勢家之柩中途亦爲雷劈開未免暴露或者謂此牙郎建其議故先受其禍耳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九 前集

報應門

善報

竇氏陰德

燕山竇禹鈞初夢其祖曰汝無子又不壽曷不早修陰德以回造化禹鈞惶懼於是內外姻姬有喪未舉有女未嫁皆協成之乃至焚券嫁有夫之女得金還遺失之人苟可修德无不爲之晚年生子儀儼侃偁僖五人皆相繼登科時人謂之竇氏五龍而爲詩曰燕山竇十郎教子有義方朱盛冊圭五枝芳禹鈞官至諫議大夫 八十

今為洞天真人

益公陰德

周大字子充監臨安府和劑局門局內失火延燒民家逮吏獄未論報子充問寺吏曰假設火自官致當得何罪吏曰當除籍為民子充遂自誣服坐失官吏得免死子充歸道謁婦翁翁肅客坐定門外雪交下僮子掃於庭翁頗不樂意謂妻以女為門戶計既失官誰前望殊不為禮復私謀前一夕夢掃雪迎宰相未知為何祥也子充至雨雪中充他客姑留子充宿然後歸益自刻苦讀書試博學宏詞科子充之如京師也寓一班直家其妻一日携小冊自外至借觀則國書圖也悉錄記之及入試果以此命題中詞科歷官至宰相封益國公先是子充試前夢入冥見一

判官拷掠一捻胎鬼指子充曰此人有陰德當位宰相貌陋如此柰何鬼請為作帝王鬚眉肯鬼起摩子充頰為之種鬚及覺猶隱隱痛數日始定子充罷相私居一相士挾貴人書見子充適遊近於門外相者問相公何在子充進揖曰某前此待罪宰相相者曰何物宰相貌陋如此得非誑我耶子充氣愈和色愈溫延入上坐相者復請見宰相子充答如初子充起相者亦起捋其鬚曰帝王鬚真宰相也子充大驚服厚贐之蓋前此種鬚之事子充雖妻子至親亦不以告也

陰騭狀元

馮京字當世鄂州咸寧人其父商也壯歲无子將如京師其妻[illegible]以白金數笏曰君未有子可以此為買妾之資及

買一妾立券償錢矣問妾所自來涕泣不肯言因問之乃言其父有官因綱運欠折鬻妾以爲陪償之計遂惻然不忍犯遣還其父不索其錢及歸妻問買妾安在具告以故妻曰君用心如此何患无子居數月妻有娠將誕里人皆夢鼓吹喧闐迎狀元至馮家次早生京喜讀書領荐爲解元省試爲省元登第爲狀元世號爲馮三元

不取他物

楊中奉存吉永豐人宋元豐八年赴省開封宿息州旅舍既卧覓牀席間有物礙其背揭視之乃塩鈔一萬引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曰淮甸一巨商某姓名也公曰此吾故人設其人回可爲之言吾在某坊某人家安歇又大書于所宿之房曰某年月日廬陵楊存寓此遂

將不數日商人果從故道覓獲物色之至息邸主人以公言告且使自觀壁間所書乃徑去京師訪公公曰果汝物耶當聞之官以歸汝商曰如教公詣府悉以授商府尹中分之公力辭曰使某欲之前日竟爲已有況默不言矣商不能強乃捐數百緡就京師相國寺設齋爲公祈福是年公出焦蹈榜下歷官至中奉大夫子孫貴顯

平心感天

高安縣調露鄉陳仁父居村田宅稍富專事釋老之教每年椿留谷二千石至次年五六月米貴之時減價發糶既交錢令糴者自入倉內量出不許多取務要兩平一村稱之曰陳自量時大旱太守祈求不應夜夢城隍曰調露鄉自量有雨夢覺差人尋訪赴郡太守見之喜曰當燭僧

又誦經咒令祈禱陳曰某村夫无術可以祈雨守以所憂爭告強之陳不免炷香對空而禱乞降霖雨三日以濟焦枯少甦民望至晚果大雨三日方止一郡之人皆悅蓋仁父平日減米價足以感天也

平糶榮顯

茶陵州東山陳天福素長厚每年有米肯平糶无米者人借又无米借錢貴糴賤糶鄉里甚德之一日有道人以銅錢一百二十爲糴米一斗陳云道人要齋粮留納上一斗何必用錢道人受米出門遂題四句於壁間云遠近皆稱陳長者典錢糴米來施捨施他時桂子香蘭孫平步玉堂上金馬陳後富有赴經濟舍人平糶濟人生三子長季思次季雲三季芳名蘭孫父子七以請鄉漕蘭孫混補入國子登第

矣常丞人云平糶之報且豐而道之者其仙乎

米價不增

張八公鄭州龍泉人也家富好施鄉人德之號張八佛產分二子每歲木谷率銅錢六十文一升其歲擬鄉價增八十其子意欲隨行所增張八公坐於門看糶者共問之價曰照舊毋少公以錢還之自後其子價不敢增至曾元孫皆登第時黃淡為公亦書額以呆稱之其子夢蘭登進士科鄉人謡曰張八佛子孫享其佛為大呆子孫享其呆

施粥有功

南劍州沙縣祝滌者遇歉歲為粥以施貧後生一子聰慧請舉入李年榜將開忽街上人夢穠者弈馳而過報狀元坊手持一大旗上書四字曰施粥之報及榜開其子為特

和狀元

濟荒不倦

李謙嘗值歲歉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歉人无以償公即對衆焚券曰債已償矣不須復償明年大熟人爭償之一无所受明年又大歉公復竭家資煮粥以濟動以萬計死者復爲瘞之或曰子陰德可謂大矣公曰陰德猶耳鳴已自知之人莫能知子今已知何足爲德

修舡增壽

宋咸淳丙寅臨川録參晏味道蜀士也嘗言其鄉有兩石嵯夾出一江四時皆湍急下則漩渦惟此處可以立渡常年溺死者甚衆若渡者舡至小艘入即碎有徐宗仁者發心造一巨舟兩頭裹以鐵其費自任獨主其事一擧濟人客且書其緣

以爲亡者忽有道人登門相善命謂徐曰公壽止得二十三止在今年生日之次夢至官府見王者坐于堂上而門首濕衣之鬼約三四百人執一卷投于王前云徐宗仁濟生拔死功德莫大乞与夫妻壽考子孫榮貴飛等只候中元即超淨界王者指左右以此詞示宗仁云特延二紀竟而畀之自此一向好善樂施二子三孫後有爲官者宗仁死人爲立祠于渡側至今尚存

修路延年

蜀僧悟詮號覓海有慧性非凡也曩在隆興路謝丞相府嘗言峽州富人程奕伯年二十九一夕夢其父謂曰汝今年當死可問覓海其人茫然不曉一日有僧說相見覓海相問云我壽幾何覓海曰君年促矣曾已自无求

借覔水一杯呵氣入水中令程飲之曰今夜有吉夢可相報即夜夢至一官府左廊下男子丈夫衣冠嚴整皆相欣悅右廊尺〻枷鎖縲絏之人哀號滂泗傍有人云左廊是修捨橋路人右廊是壞毀橋路人若尔要福壽可自擇取程即夢回發心自門前起百里之内橋梁路道一一修整用工畢竟逾後來至云汝作此事可延十年後程一向於道路上用工不倦壽遂得九十二見五世昌盛云

捨橋獲子

九江富人徐彥宝年近五十苦於无子常礼羅漢祈嗣一日有老僧至門覔齋飯罷上書曰吾善相因相彥宝曰君相主孤男女无分彥宝曰今謀養子如何僧曰亦不到頭飄然徑去次日復有一僧挿錫求飯云昨日同袍老人曾相

室者全家好善用錢買所釣之魚放焉歟　其癡沉獨爲
喜後值疫疾人有夢見瘟鬼執旗一束自相語曰除沈家
放生積善外餘排門並可插旗其居民二百餘家皆染疫
疾死者將半獨沈家全門獲免豈非好生而免斯疾乎

立四苦說

蜀青陽夢炎入太宰登第而持湖右憲節初在潭陽置生
老病死苦莊責倅廳司出入會計之權專濟生而無養者
老而无依貧而病而无藥者死而无棺者四者之中有一于
此即言之饑盛哉存心之厚也人問曰何謂苦曰此四者
謂之苦非乎後移節常武再創無息庫民皆德之

放生獲報

提刑叔獻　昔言妻戮力就屠家買物命放生日有定數

一餘年後妻狙乃於寢室修疏以平日所放生跡追福即焚之人无知者至大祥作黃籙齋道士拜章罷言宜人別无過又得所奉放生功德疏功德最大已超生天界矣始大驚悟勵志不衰

放鷄延壽

蔡元長當国每喜食鷄一夕夢黃衣老人曰來日當被害願公貸命蔡問汝何人乃誦詩云食君數粒粟充君羹中肉一羹斷數命下筋猶未足口腹須臾間禍福相倚伏願公戒勿殺死生如轉轂竟而異之詢于掌饍得黃鷄數十放之經宿復夢黃衣老人曰感公從禱已獲復生今上帝已延公壽命矣後蔡果享高壽而卒

州到郡数月正除知和州劉公忽思微賤之時楊都頭夫妻能睥睞今已貴矣不報其恩可乎遂帳前提舉官一員排軍一人將舡隻前迎楊都頭夫妻于鄂州至則八娘死矣只楊都頭與之偕來雄飛直拜之問八娘安在曰死已兩載劉不覺失聲痛哭款遇都頭于齋閣為礼甚盛凡數月將十八界會　萬貫段匹米麥等送楊都頭歸俾之命僧作水陸功德追薦八娘少報其往日救濟之德朝廷後迁雄飛為四川制置仍帶楊都頭入蜀出官為帳前統制又申朝除知重慶府路分管帳前諸軍雄飛之報都頭亦可謂厚矣

海寇報恩

安洪起畏前宋為浙西憲獲到海寇十四人將坐以法

一夜夢一神人曰第四人海東伯將來有大事業毋殺之翌早引至庭下問其姓名果海東伯也憲釋其罪洪憲垂老隱晦不仕歸附後洪有幹者爲管軍千户一日招憲飲戲報管軍萬户船至千户延入作大茶飲憲亦須坐憲因把盞酒至萬户前目視之曰官人非舊日浙西提刑乎洪曰是万户跪拜謂其徒曰是我前生父母若不遇此恩人安能有今日富貴扱憲中坐把盞周容問勞浹洽憲歷言危苦之狀万户且戒千户曰提刑固汝之舊主是我之恩人宜善看覷俟我五日後來至期果裝數舡帶妻子俱來命左右扱憲老小羅拜又以數舡遺憲又與保奏授官職勾當將礼任而亡

放龍獲報

李元於吳江岸見小朱蛇長不滿尺為牧童所困元以酒錢售之放於淺草中明年再經長橋有進士朱浚謁見曰浚居橋尾數百步耳大人遣奉召幸毋堅邀同舟至一山樓殿寶飾侍衛甚嚴俄一人高冠道服引元坐曰小兒不幸幾死頑童之手賴君子活此微命頗後令再拜乃命置酒水陸交錯曰吾乃南海之龍有功於世天帝詔居此封安流王吾有女奴小字雲姐今欲贈子子納之當得其助元乃別去後赴禮闈明日當試雲姐私入竊所試題目出元乃檢閱宿構入試大得意高捷為名登科雲姐告辭曰奉王命不敢久留作詩別曰六年於此報深恩水國魚鄉是去程莫為初婚又相別都將舊愛與新人時李元新娶也

救蠅免死

昔日京師有一酒匠每日於酒及水內浸死蠅用乾灰救之即生如此數年所活者甚多一日偶被罪當死官欲行刑府官執筆書判有一蠅抱筆頭逐去之再點筆復如是初以爲偶然其至三四次疑有寃抑再閱審問未决間忽遇大赦得免罪而還夫蠅至微之虫何識而致不過造物用之以報酒匠之善心尒

救鶴獲珠

噲參養母至孝嘗有鶴爲弋人所射窮而歸參參收養療治瘡愈放之後鶴夜到參門秉燭視之鶴雌雄雙至各嗡明珠來謝驚數乃繼家大殷富

放鱉報恩

葉三大解元槐表人有饋大鱉者投之水數日又再進瓶
視之即前日所放之鱉遂於腹下刺一側字放在濟川橋
下壬子試父子同赴鄉不料水驟漲舟過金水灘幾覆猶
使復正若有物扶其舟及至安流驚顧見鱉字始知即所放
鱉也是夜夢一皂衣來謝曰令子躋今秋須薦某年果然
程元章婺源游汀人與其子皆登國學人傳梅香王良館
每滋味不適口則撻之嘗得一大首長又欲方爍乃欲屠
覩其伸縮顫悸為之不忍指而戲言我當尋其贄必遭杖
責今放汝不殺亦不過痛打一頓遂解縛置於舍後污池
中泄釁水亦未嘗竭程夫婦以鱉肥大且溺意欲烹之既
哄之怒甚杖婢數十經二年婢患熱疾發狂奔躁家人
不可療舁入池上亭以待命終明日天明曉有

托宅後門。寤者謂爲鬼物叱去之乃言我是梅香病已無事亡令歸家啓閤信然問其故對曰半夜後髣髴見一黑物將濕泥草遍罨我身上環遶三四十匝便覺心下開豁四肢清凉全無所苦始知獨任卑上程氏未以爲然迨暮復使往假昨日偃卧而密伺察之見巨鱉自池噙水藻浮萍遮覆其體程不省此事姆詳述放鱉之首末云今比昔日其大倍加視尾後穿竅猶存放是個池取得之送諸深潭程舉家戒不復食嘗有名醫云熱證之極者未可解者以新井水浸衣裳互熨之爲妙不謂水族細類亦能如此蓋陰德所招故也

飼燕知恩

元祐間嚴州清溪王氏女名亞一見燕母爲猫所食有未

出巢燕子二枚每引將飯飼之後長大飛去其冬燕二亦死次春二燕復來飛進其屋不已母曰你飛尋亞二不乏三巳死葬在後園中欲尋則隨我去母行燕飛隨後至園毋指墓示之燕飛鳴於墓以觜鑽入墓中皆死

慈仁雀報

井陘何縣尉天資仁慈每出見捕雀者必毀其具逐其人見有捕雀以買而放之見死者必戒使掘葬如是者三年代期將近鄉民有被盜劫殺者上司督促急迫不能捕獲却有群雀數百飛迎馬首何深異之既而雀群飛往路傍百步外草舍上何遣卒搜屋下果有七人醉卧未醒及有贓仗在傍擒之乃真盜也遂解于官何尉美解竟授捕盜賞矣亦有啣環之報信矣

冤鬼現形

宋淳祐癸丑年間衢陽有陳其姓者謀殺一販生藥商人席捲一舡生藥盡與其僕共圖之歸則自以開張藥局遇發賣之時解開藥裹則見被殺商人之頭在內累累皆自其人驚駭一蹶而亡〇又丙寅年間袁州有僧俗姓王者隨劉侍官于常武于卒奪一禪寺住持先是此寺之僧皆竭資產續而圖之住持未久而遽遭其奪寺僧思前費已重後顧無償只得又經營三百千貼之王僧志在強奪堅然允而寺僧憤懣自刎王僧席捲寺財而歸公途九渡水即見死僧隨後到鄉所歸院每覽鏡又嘗見死僧在肩左右於是不敢用鏡廣燒香楮以期平善越數年王僧

左腮患一悪瘡如桃臘血不乾竟斃信知人命不可忍殺
究對在冥冥間也

死兒索命

陳十四妻嘗溺死一子後有孕當分娩忽夢一老嫗携一
小兒相取須臾嫗曰我且帶去你却來後於歲除日坐蓐
胞衣中斷悪血衝心隨即隕絶

圖財殺僧

季五公自杭州回舡次江畔有一僧厚有財物亦同搭此
舡及入謂有所忘再出舡去季貪其財先令發舟僧來舡
已中流不可及由是赴水而死季冒認僧爲門僧席捲所
遺歸致大富踰年妻懷孕將産初夜夢此僧來相見遂以
書爲名之及長家計爲之破蕩及半子又生一孫夜夢一

此日天井中而下命名舡者後尽斷其家產無遺

受賂殺人

宋秀州胥吏陸儀充左院推司有一辟囚當杖死被勢家用錢賂之法外凌遲至死儀被罪廢家貧鶉衣百結又充工儀案貼書已死之囚冤魂隨之陸在司中寫狀每遇陰雨常見立於前對語之曰汝且去我自會來自此精神恍惚至數年飢餓而死

牛報宿冤

吳公源有一家居僻靜有一商販者獨行到彼昏黑不可前遂投宿焉主人溫存甚至問其為他鄉人又有所賫中夜父子相與謀殺而有其物乃踏其尸於路下須田田既自耕人無知者舊實貧窘甚至此稍溫數年之後夜夢死商

來及早座頭忽報牛生一子牛長而健有力生甚愛之鞭飼勤至暨壯耕潟田牛忽奮怒角觸其主口鼻流血數日而亡其家遂敗

孽犬受報

昔有寺僧畜一犬愛之一日遠出行者擊死此犬埋於後園僧歸尋不見行以實告僧於所埋處尋看則犬已化為巨蛇矣眼猶未開主僧急令行者誦經懺冤忽主僧感夢知有冤報遂用鐘蓋此行于中其蛇掛掛而來昂頭於僧之前遍尋此行遂鐘三日方去及揭視行者已死惟存枯骨而已

托生報仇

城西有彭翁常以五更初往十里廟下買猪暗中忽

[illegible][illegible]正丙豈趙宅門巳子攜尖刀以行更十數步忽聞田中叫聲近前視之則已殺死一人矣遠望見有一家燈光彭屠心思曰明日必累火光人家次日官司檢驗果然累及燈光之家其人入獄不勝苦楚遂誣服官議棄市彭屠見其臨刑私謂心曰此人枉死夜夢其人云此事只有君知吾當托生汝家以報此讐越一年彭屠生一子慧黠異常年十二自操刀賣肉忽趙宅門巳子來買肉因小爭揮刀殺之彭屠心思向者之夢驗矣當其子出官招承會度宗登極大赦改元免死又一年病死彭屠哭之哀夢其子謝云吾生汝家本為報讐讐既報矣吾可死矣毋庸哀也

托生報冤

夔州有游其姓者兄弟二人長曰志道次曰適道季曰學

道志道兄弟業儒惟聞道自生來有心風疾非時顛狂不能制其母翁氏鄙愛季子乃爲鎖扵密室開竅隙以給食至咸淳庚午年已二十有二歲矣六月十八日乃聞道生日二兄出縣其母憐之謂尋常拘繫今日乃其生辰姑縱之出外聞道既得出直造乃兄志道寢室驅迫兄之寵婢取刃在手其母急往救之遂爲聞道所戕析其屍爲三往門前疾呼我今日屠一猪母矣遂爲居鄰以計誘之縛送于官官以大傷風教爲恐押赴土牢處其極刑鄰有譚健因謀騙志道兄弟得其銀器又官會二萬緡後譚健者被病月餘日伏枕沉重因命法官附童體以治翁氏入體報應且言我三生前在熙爲軍爲將聞道爲我部下卒不合[illegible]故托生我家以報復三生冤債你何得騙去我家銀

藏在櫥內可悉以還吾兒免汝殘喘也諸健者大服
呼志道兄弟還之其病即愈

枉死報冤

潞州通判姚孜被妖孽纏縛如發狂與人鬬爭狀鼻口內皆出血日夜不睡一作則五七日方定遂請五岳觀道士宋之才救治之才焚香告上真時分只見孜披髮於卧房大叫一声奔走出來跪膝通陳不是別甚冤家本是舒州桐城縣主簿王虎慶曆四年姚孜爲太湖令因受委同往大雲倉磐粮上供米麥姚孜受財虛擡欠折正数小麥八十石是時王虎不知情弊於赤曆上同共申州并運司後來姚孜先知事發遂差人從太湖送書并人事果光鐵托六隻至虎家虎問來人索書却稍謂渡江遭浪濕損及將

信物看視委是水浸書冒不可看來人告瞿傻只留下托子
太湖換書莫接此物則換書人不至矣鴦彼壽州推勘院
推勘追攝入獄根勘專往王虎家取勘姚孜人事托子六
隻辨認一隻是金重四兩五隻是銀重一十五兩王虎在
獄方知陰中其計無由辨明因此飲氣身死承行官吏受
囑放姚孜罪犯全粧在王虎身上陰間雖謂王虎身亡
東岳却謂王虎枉死三年前於臨河邊遇姚孜相纏至今
未曰解脫今遇聖力已得解冤受記往生王虎勸聲叫云
姚孜焉已去矣姚孜走出廳聚衆看此羞愧無地回奏朝
廷姚孜勸罷

生報死冤

城縣有劉家一婦因與鄰人各余二者私通余因此婦喪

盡虧其財本以給此婦用度此婦復與他人通余痛箠之婦自經而死其子庇其事葬之此婦乃托生於建康王千六家仍爲女子所生之日乃此婦自縊之年月日時也余復齎求文籍往建康販賣寓於王千六家王與余心知女生年與奸婦死日符合遂就王頗嶮爲女看養年及十三四歲此女遂私與鄰之少年子通余禁之不可一日裕齋爲制置使行轎從余至一門首過此女在樓上狂叫謂其父余二強逼之爲私余愁制司陞閣彼此一嚇自經而死後求其女嫁鄰之少年子爲妻奸婦死於閩乃責報於數千里外信知冤必有報如鄉僊瘟声覩心之事斷斷乎不可爲已

一商人入蜀與富商同舟一日艤舟江滸從僕皆上岸此商欲圖其財見富商在舡傍盥手遂推之于江富商又起手挐舡弦又爲持刀斷其五指遂墮江而死席捲財遂成大富一日夢富商來其鄰家驚覺遣人視之果生男子遂令育之給以乳哺之資年五六歲收歸其家撫育此子每日恣其所欲年及冠忽嗜飲賭博無所不至一從其意日輸累万亦不較如是數年一日多敗及晚猶欲索錢十萬家語之曰今日已輸多了尚有來日其子忿怒遂取刀刃之主家舉手捍禦五指俱落得左右人擒住幸免死主語之曰汝前生爲富商我與同舟圖汝財害汝命汝托生我撫育汝自少至長恣汝所欲總而計之亦汝財物矣今又傷我五指亦足以還但所欠一命

則方賞以子官殺之不難又恐冤冤相報無已今汝去更隨汝意財物可遂去他郡別置田宅解釋冤仇人感謝而去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十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十一

報應門

取蜂受報

大德壬寅邵武城外村夫詹其姓者專事塞穴取乳蜂以賣如是數年時值秋末入山樵採見梅樹杪有一枝梅花獨開詹以為奇登樹摘之乃一蜂窠為蜂叢螫遍身腫爛累莫能療踰十餘日而死

沃蜂螫死

雍州陸孝政為右衛隰川府佐性躁急多殘害府內先有蜜蜂一籠分飛聚於南樹上孝政遣人移就別籠蜂未去

聞孝政怒以湯就樹沃死無子遺明年五月孝政晝寢息一蜂螫于舌上數日而卒

口舌招報

龜城有一士民祝期生為人襆薄好謗人短人之有體相不具者譏笑之姸美者嫉毀之愚昧者輕侮之智能者評只之貧者鄙薄之富者訕謗之官僚則訐其陰邪士夫則發其隱曲門閥才望皆出其右云云晚年忽病舌黃每作必須砭刺出血數升乃已既而後作又須刺之一歲之間作者十數次痛苦切至殆不可言竟至嚼舌枯爛而死然則歟人之短果可為乎

誑父為牛

滁州某安屠牛為生有子數歲每屠牛必令其子視其用

刀欲誘以世其業一日父正酣寢子以為牛睡持牛刀斷父之首衆駭曰尔何殺父也子曰我見是牛不知是父曾記父常教我殺牛手段今見牛睡欲乘其困而試手法豈擬如此父遂死於牛刀之下豈非報歟

蠓毬墜身

咸淳年間有村夫專賣苦蠓卵與養雞鴨之家如是數年臥病在床不覺鋪一身家人急掃去別鋪床於室中有水浸四床脚蠓由是不能復至一日家人市藥未歸忽群蠓壓梢上大若毬墜於病身攢入七孔及家人歸視亦莫能撥遂死焉

生子有鱗

全州全景暉專捕殺蛇取而食之如是積年其妻懷孕忽

産大蛇九頭一尾鷲來數年又孕一子有蛇鱗全身是戒
烹

生兒無足

宋治平中朱沛好養鵓鴿編竹為室數動累百一日為猫
食鴿沛收猫斷四足號叫家轉堂室間數日而後死其後
猫又食鴿沛復如之前後所殺十餘猫後沛妻産子俱無手
足豈非報歟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十二

。報應門

畫工為牛

洛陽畫工解奉先為嗣江王家畫壁像未畢而逃及見擒乃妄曰工直已相當因爲像前誓曰若負心者願死為汝家牛歲餘奉先卒後王家特牛生一犢有白文在背曰解奉先王家昭然

監庫爲鷄

至元丙子重慶府街上王婆與安聖寺僧行往來甚密一日孫行者死王婆家生鷄雛數隻有一隻昂頭之身稍異

於衆鷄王婆亦甚異之是夜孫行者托夢於寺中長老曰我作監庫未免侵用令我托生在王婆家群鷄中立地者即我也可取歸寺僧徑去婆家取養次年正死合城喧傳立地鷄死是歲荒歉百姓果有立地飢死者豈造物先以此示顯報歟

虱蛟死人

昔有客人自鍾離山經過身痒脫下衣看有巨虱數十客人取以紙裹之藏於山之石罅中次年再過此處自謂其虱必死及取而視虱猶如故遂以手掌盛之虱自手掌中食血駁尋入皮肉中覺見痒甚爬之不已因而成瘡遂潰爛不可治踰月而死

侵用寺財

杭州寶藏寺主藏僧志詮所管施財素無侵用偶寺有橋
志詮假貸十緡酬以三緡之息志詮曰此息錢非常住物
也半以買酒半以買香燭為供佛之費畜一猫甚馴起居
之間未嘗相捨後猫死志詮晝夢至一官府有金紫人曰
某前生有過合受畜身為猫償報既盡帝以宿性剛直俾
為冥官昨受吾師六年愛育之恩無思無以為報今召師
來將有欲言師往年受寺僧貸藏錢三千之息雖以一半
供佛然利歸已是亦准盜法當受地獄之苦師哀告曰何
以消懺金紫人曰只有世間十三杖之苦可免此罪夢覺
詮盡捨衣鉢為佛僧以圖懺悔歲餘會錢塘縣官攜家入
寺適衆僧皆出赴供更無一人相迎縣官已懷怒偶登方
丈廷為猫糞所污大怒從者往入藏下紐詮以出責以酒

掃怠慢之罪即呼吏杖之十三而去詮始而悟前夢之驗

遂戒其徒常住之物虽一毫不可輕用也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十二